

百家讲坛和网上大讲堂 讲稿

吴越 著



品事篇

- 告诉你怎样解读《水浒》
- 告诉你为什么写《水浒》
- 要以是非善恶评《水浒》
- 别带阶级感情读《水浒》
- 不再一知半解读《水浒》
- 不再无的放矢评《水浒》
- 向刘心武挑战品《红楼》
- 向易中天挑战品《三国》

WUYUE PIN SHUIHU

品
水
浒



東方出版社

吴越著

品事篇



WUYUE PIN SHUHU

品水滸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椒元
版式设计:胡永和
责任校对:高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越品水浒(品事篇)/吴越著. 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8.4
ISBN 978-7-5060-3094-6

I. 吴… II. 吴… III. 《水浒》研究 IV. I207.4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3979号

吴越品水浒(品事篇)

WUYUE PIN SHUIHU(PINSHIPIAN)

吴越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数:333千字 印张:23.5

ISBN 978-7-5060-3094-6 定价:35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序 言

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

——喜读《吴越品水浒》

周瑞金

继去年8月出版《吴越评水浒》之后,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《吴越品水浒》大作。吴越先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,依旧笔耕不辍,真是:年老体不衰,大器晚耀辉!

这两部书一脉相承,以人性善恶评《水浒》,以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利弊判是非,大胆倡言《水浒》不是写农民起义,不是写英雄豪杰,而是讴歌土匪强盗,渲染杀人放火;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,除暴不安良,端的是一伙儿“暴民”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。

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,如此一针见血的谏论,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见。可以说,《吴越品水浒》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、误解、误导《水浒》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。此书出版,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,应在意料之中。

《水浒》是一部奇书。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、民间故事、戏曲,于元末编撰成书,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,历时二百年之久。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,以其恢宏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,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,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,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,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,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。

成书四百多年来,有关《水浒》的笔记、序跋、批注、评点,不可胜数。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《水浒》研究史上,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。他高度评价《水浒》的文学艺术成就,创造了文中夹批、回尾点评

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,开创了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。但是,金圣叹曲解了《水浒》的思想意义,腰斩《水浒》,截去《水浒》七十一回后的章节,凭空捏造一个“嵇叔夜”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。因此,鲁迅批评他“昏庸得可以”。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“遂把一部《水浒》凌迟碎砍”,缺乏科学的研究。

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以鲁迅、胡适为代表,对《水浒》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,打开一条新道路。胡适通过考证,对《水浒》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鲁迅对《水浒》的考察研究,更有其独到的见解。他指出《水浒》成书的时代背景,是“外敌凭陵,国政弛废,转思草泽,盖亦人情”。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敌统治年代,想呼唤强悍和对抗,鼓励“暴民”犯上作乱,是可以理解的。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看作是强盗,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。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“褒强盗、贬官府”的“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”,“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”。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。

鲁迅还指出《水浒》所写的,是从侠变来的强盗,这种盗有两面性,“盗一面与官兵抗,官兵不胜;一面则掳掠人民,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。”“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,不是天子,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,不是将相。李逵劫法场时,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,而所砍的是看客。”因此,鲁迅的结论是:“一部《水浒》,说得很分明:因为不反对天子,所以大军一到,便受招安,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‘替天行道’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”鲁迅对《水浒》的评论,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。

要说对《水浒》的评论,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。作为革命领袖,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,来评价文学作品。如同他把《红楼梦》看作是“写封建社会四大家族”的政治书一样,也把《水浒》当作一部政治书。在民主革命时期,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,他把《水浒》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,赞扬梁山好汉们的反抗精神,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“逼上梁山”。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(即京剧,由于当时“北京”改名“北平”,所以相应地也把“京剧”改称“平

剧”)《逼上梁山》是“恢复了历史的面目”,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”。但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他又把《水浒》贬为鼓吹投降的“反面教材”,着眼于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,搞修正主义,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,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,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”。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“四人帮”利用、扭曲和变性,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“宋江架空晁盖”,抓投降派,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、邓小平的政治运动。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绝后的“杰作”,落下了历史笑柄。

我的老友吴越先生,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《水浒》思想观点,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,对《水浒》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,做了一番再认识、再思考、再品评的工作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《水浒》究竟是一部什么书?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,作为一个‘今天的’中国人,总应该用‘今天的’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《水浒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吧!”

《吴越品水浒》一书的最显著特点,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,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,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,而不拘泥于“阶级斗争”。通过讲“故事外面的故事”,向读者展示《水浒》背后深蕴的思想、情节和旨趣。作者提纲挈领地“从‘侠意识’和‘霸意识’的区别入手,分析了《水浒》主要人物‘救人于苦难’的‘侠意识’十分淡薄,而‘善杀人者即英雄’的‘霸意识’却不断地滋长蔓延,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的苦难,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试以武松为例,作者评述说:“以前的武松,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,但是人性不恶;自从十字坡认了张青做哥哥以后,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,善恶的界限模糊了;血溅鸳鸯楼以后,他的人性逐渐向恶的一面偏移了。”“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,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,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。”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。

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《水浒传》。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,研究《水浒》,是领导分配的任务,目的是如何把《水浒传》改写为拼音文字,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,还没

有触及到实质问题。这是吴越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第一个阶段。

吴越为人禀性耿介,直言无忌。五十年前在“鸣放”中,他大胆质疑“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”、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”之类口号,倡言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、“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”,云云。结果被打成“右派”,遣送劳改农场劳改,一去就是二十三年。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,对人性善恶、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,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,评人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,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。1975年的“全民评水浒运动”中,他看见革命派的“豪言壮语”：“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,杀死一百个小衙内,也在所不惜!”他从“人本位”出发,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,质疑朱仝上梁山,是不是走上了“革命”的道路,并由此质疑《水浒传》是不是写农民起义。在这个基础上,通过反思,他认为:评论《水浒传》,再不能简单地用“阶级斗争”来分析了,而应该跳出“阶级”这个框框,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。为此,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,以“官逼民反”为主题,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,利用点滴时间,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,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《括苍山恩仇记》。他一旦从“鬼”变成人,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,累计发行了七十万套,被称为是“当代《水浒传》”,并被评论家认为是“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”。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。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。

2002年,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,他改写了一部《水浒传》少儿版,并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。这些简评,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“补白”,“有白则长,少白则短,缺白则无”。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,吴越对《水浒传》的崭新观点,也由此公之于众。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关注,约请他撰写《吴越评水浒》一书,除了把《水浒传》原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,并仿金圣叹评《水浒》的范式,在正文中夹“批”,每回后加“评”,外加大量注解,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。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,

而在注：评文依旧是“朝花”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，总字数不过十几万，也没有充分发挥；而注解则相当全面。可以说，这是《水浒传》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、最详细的一个版本，也是吴越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第二个阶段。

此书出版以后，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，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。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和新浪网“网上大讲堂”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《水浒》。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“梁山108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”的专题电视大PK，上下两集，每集一小时。吴越侃侃而谈，舌战群儒，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。借此东风，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，进一步阐发他对《水浒传》的评价。在此期间，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、论点集中起来，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《水浒传》的专著。他回到北京以后，摒开一切杂务，专心写作，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，把他对《水浒传》的独特一家之言，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。这就是《吴越品水浒》一书的由来。这不是《吴越评水浒》简评部分的重复，而是吴越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第三个阶段，总字数超过了五十万，是对《水浒传》更全面、更系统、更深入的分析、考证和评论。

果不其然，吴越这一品，真的品出了《水浒》许多味儿来，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。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，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、写作的动机、时代的背景、民间的传说、历史的事件、文人的评说，等等。如此上下左右，四维时空，细细品评，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！

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、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水浒》的结果，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，可谓历时弥久，功力弥深，广积薄发，必有惊世骇俗之见。

如果说《水浒》是一部奇书，那么公然标榜“不以阶级感情读《水浒》”、“不以阶级立场评《水浒》”、“要以是非善恶评《水浒》”的《吴越品水浒》，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。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，是文学界的幸

事,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。努力贯彻“双百”方针,提倡独立思考,宽容一家之言,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,建设和谐文化,是何等的重要。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”的要求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,依我之见,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。对不同的意见,不同的看法,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,等等,在不违反《宪法》的前提下,都要容纳、容许、容忍。对积极的探索,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,都要鼓励、支持、倡导。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,对持不同意见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,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。有了这样宽容、宽厚、宽松的文化环境,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,科学的发现,技术的革新,经济的发展,制度的创新。更重要的是,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,人性得以发扬,人格得到提升。

摆脱“大批判”的野蛮,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,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,突破保守的旧框框,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、新境界,就有希望大发展、大繁荣。看来,宽容,才有创造;宽松,才有革新;宽厚,才能激发新思维。《吴越品水浒》的出版,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?

按:周瑞金先生,即著名评论家皇甫平,是《人民日报》前任副总编辑。

前 言

记得我第一次读《水浒》，还只有八岁，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

我小时候是个“神童”。没上过幼儿园，只凭父亲手写的“字块儿”，哥哥、姐姐们课余教教我，到我六岁的时候，已经认识了一千多字。所以我没上过小学一年级：一进校门，上的就是二年级。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正好十周岁。从八九岁开始，三四年时间中，我把能够借到的章回小说，基本上看完了——除了《红楼梦》。那个年龄段，看小说主要是看故事，越热闹的越爱看。在我那时候看来，《红楼梦》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碎生活，根本就没“故事”，因此我不爱看。硬着头皮看了不到一半儿，就扔下了。——这是我的“文学启蒙”阶段。

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啃这样的大部头书，当然只能是一知半解，生吞活剥。加上我当时看的小说大都是木刻版，有绣像、插图，却没有注解，还有许多字不认识。因此，这只能叫做“糊里糊涂读《水浒》”。

现当代的教育，强调的是个“信”字。一件事情，只要是“老师说的”，“指导员说的”，“毛主席说的”，就深信不疑。我父亲是个“大律师”，出于职业习惯，看问题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着眼。他对我的教育，提倡一个“疑”字，强调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。

在这种家庭教育影响下，我第一次读《水浒》，就不相信宋江、吴用、李逵这些人是好人。理由就是宋江为了逼降草包将军秦明，竟在青州城外烧毁民房数百间，死伤居民上千人，简直不拿人命当人命；吴用为了逼反朱仝，竟让李逵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四岁儿童的脑袋一劈两半儿；李逵在江州劫法场，不分军民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；特别是为了壮大声势，竟害得卢俊义家破人亡……

只有八岁的我，当时就认定《水浒传》中的“好汉们”绝不是英雄，而大都是绝灭人性的土匪强盗。

1956年，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。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，当时正在研究“汉字拼音化以后，如何继承古典文学”这一课题。他自己工作极忙，却尽量挤时间开始用“汉语拼音”翻译唐诗和《论语》。他和我商量，要求我用十年八年的时间，把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用“汉语拼音文字”“翻译”出来。——我斟酌再三，觉得《红楼梦》简直就是“无法翻译”的。尽管《红楼梦》的对话大都是京味儿十足的北京话口语，但是诗词太多了。《葬花词》怎么翻译？《芙蓉仙子谶》怎么翻译？用当代汉语翻译出来，要保持原来的味儿，太难了，至少是我做不到。《三国演义》呢，半文言的文风，如果改为拼音文字，通篇都是单调平板的“刘玄德说……关羽说……张翼德说……”，太没有文采了，必须经过彻底的改写，才有文学味儿。《西游记》中，神道鬼怪太多，又牵扯到佛教，当时的“拼音文字”还在实验阶段，定型化之前，也很难翻译。琢磨半天，我只答应先拿《水浒传》做试验。这部书，好歹讲的大都是“人间”的故事；特别是金圣叹的七十回版，所有赞语基本上都删除了，文言成分不多，翻译起来，应该比较容易。

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《水浒传》。当时的主要着眼点，还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，不考虑内容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我终于写出了《水浒难解词语例释》一稿，算是迈出了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第一步。

但是这件工作，还是没有如期完成。我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个“疑”字，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。1957年，我不但质疑“教育要为人民服务”，反对不让地富子女上中学；又质疑“法律要为人民服务”，提倡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还反对搞政治运动，主张加强法制观念，却恰恰在“政治运动”的漩涡中溺水，被戴上了“桂冠”，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去了。这一去，就是二十三年。

1975年8月，以文痞姚文元为首的“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”们，借毛主席对《水浒传》的一篇即兴谈话大做文章，发起了一场“全民评水浒”运动。劳改队队长没有多少文化，就把上级发下来的一套《水浒

全传》交给我，要我看了以后，帮他写发言稿。于是我在劳改农场这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环境中，居然又一次有机会认真地阅读《水浒传》。

那时候，宋江已经被认定是“投降派”了，而李逵因为喊过要“反上东京，夺了鸟位，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，让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”，被定性为“最坚定的革命派”。有些批宋江评水浒的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们，甚至喊出了“只要能让朱全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劈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”的豪言壮语！

我再一次“疑”起来了。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，难道就知道杀人，连人性也不要了么？

那年月，谁提“人性”二字，谁就要挨批。因为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“人性”，有的只是“阶级性”！

我再一次陷入沉思。经过反复思考，最后，我试图跳出“阶级性”这个框框，用“是非善恶”四个字，以及“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、大众是否有利”的观点来衡量梁山泊众好汉们的所作所为，终于豁然贯通了：对梁山好汉的定位，还是土匪强盗，绝不是什么英雄豪杰！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也和农民起义不沾边儿！

当然，我必须汲取历史教训。我的这些观点，没有在“全民评水浒”的运动中发表，所以也没有“受到批判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把我对“官逼民反”和“农民起义”的新认识，用来写一部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，这就是我的成名之作：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括苍山恩仇记》，当时畅销七十万套，说明我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。有人说：我写的是一部“当代《水浒传》”！

不久，我落实政策，回到北京，因为《括苍山恩仇记》的成名，我没有回到语文学界，改行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

2002年，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改写一部《水浒传（少年版）》。我利用每回书后面的空白地位，用“简评”的形式，把我对《水浒传》的新观点简单扼要地说了说。此外，又写了一篇比较系统全面的“导读”。可惜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总编辑认为我的“导读”写得太深奥了，不适宜中小学生学习（似乎有些过低估计今天的中小学生

的接受能力了),没有采用。不过每回书后面的“简评”却没有删去。这是我对《水浒》的观点第一次公诸于众。

2006年,我把我写的“导读”拆开,先后发表在我的博客上。正好这时候中央电视台10套的“百家讲坛”栏目要我去试讲《吴越聊水浒》,接着新浪网的“网上大讲堂”又约我去讲“话说武松”。我把部分讲稿也发表在我的博客上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清同志看见了,主动和我联系,希望我运用这些新观点写成一部书,这就是2007年8月出版的《吴越评水浒》。

《吴越评水浒》的体例,近似于金圣叹评水浒。不但在正文中间夹“批”,还在每回书后面加“评”。此外,感受到自己小时候“一知半解读水浒”,“糊里糊涂读水浒”,我的书中,加了大量的注解,可以说是《水浒传》从明朝刊印出版以来,注解最多、最详细的一个版本。

此书8月份出版,当月北京发行所的仓库里就空了。报刊网络媒体反应热烈:赞许者有之,反对者有之,怀疑者也有之。反对得最激烈的,是山东人。有人甚至在网上留言:只要我到山东去,就要打我。武汉有两个特级中学语文老师质疑说:教科书上分明说武松、李逵是英雄,现在有的学者偏要说他们都是土匪强盗,让我们教书的无所适从了!有一些青年网友则抱无所谓态度,说什么:“小说嘛,只要热闹好看就行,你费那么大力气去考证这些问题干什么?那么大了,在家里抱抱孙子好不好?真是吃饱了撑的!”听起来奶声奶气,天真烂漫,稚态可掬,一切都无所谓,其实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悲哀!

为此,又引起了两个“连锁反应”:一是香港凤凰卫视看到了网上的争论,特地到山东梁山县梁山山寨上举办一次“梁山108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”的大辩论,邀请我作为反方第一辩手(有趣的是:正方第一辩手崔茂新教授带了一百来个学生来站脚助威,结果竟有半数支持我的观点);二是浙江大学的胡葛福老师特地邀请我到浙大去做专题报告,就谈青年人今天如何看待《水浒传》的问题。具体日程安排是,先到浙南我的母校丽水中学和他的母校盘溪中学去巡回演讲,意思是:“对《水浒传》的拨乱反正,也要从中学生做起”;最后才到

杭州和大学生们讨论,进一步发挥我对《水浒传》的看法。

10月13日我在浙江的巡回演讲结束,来到杭州,浙大的报告会因为正赶上十七大召开,没有如期举行。在和胡葛福老师等新老朋友们的座谈中,大家都说我的“《水浒》启蒙”工作做得很好很及时:这不仅是对《水浒传》一部书的看法问题,而是牵扯到对“英雄人物”和“农民起义”的定义和看法问题,鼓励我再接再厉,把我讲话的内容集中起来,比较系统全面地写一部更能表达自己一家之见的书,等2008年初再来浙大交流。——这,就是这部书的缘起。在“舆论一致”的五十年代,我的“另类”观点不可能发表,书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;今天国家政府能够允许我发表不同的看法,就是一大进步。

其实,说“《水浒传》是描写土匪强盗及其成因的书”这一观点,并不是我的首创。第一,早在三百多年前,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了;第二,当下的报刊网络上面,也断断续续地发表了许多篇文章,说明关心、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是很多的。我只是“总其成者”,把大家的观点搜集在一起,使其更加系统化、条理化,如此而已。

不错,颠覆前人对《水浒传》的评价,意义确实不仅仅在《水浒传》一部书,很可能还牵涉到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,例如对洪秀全的评价。在我的《括苍山恩仇记》中,对洪秀全个人的品质,就是彻底否定的。在八十年代“思想还不太解放”的那个历史背景中,居然没有被删除,应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一次,我对宋江等人的“革命性”也予以彻底否定了。当然,在这个问题上,我只是带了一个头,希望后来者能够更深入地讨论、研究、阐发。

《水浒传》出版四五百年以来,以《水浒传》为题材的“派生艺术”种类繁多,除了绘画、雕塑之外,人们最熟悉的,是评书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。《林冲发配》、《林冲夜奔》、《武松打虎》、《武松打店》、《真假李逵》、《李逵负荆》、《坐楼杀惜》等等,都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。这些零散的戏曲,至少还有是非善恶的标准,突出的是英雄气概和贪官害人等积极主题。但是自从八十年代山东电视台推出电视剧《武松》以后,直到央视版电视连续剧《水浒传》播出,是非善恶的界

线就逐渐模糊了。每逢演到张青和孙二娘这种铁杆儿歹徒残害旅客用人肉做馒头,怎么定位?每逢演到宋江为了逼降秦明在青州城外烧杀无辜百姓一千多人,怎么表达?称赞、歌颂这些杀人魔王,是什么意思?难怪《水浒传》播出以后,许多人都反对它得奖,原因就是指责它“是非不明”,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,有负面作用。

最近在报纸上看见消息:导演吴子牛又要重拍《水浒传》了。他选演员的条件之一,是“热爱《水浒传》”。这个“热爱”,不知道是什么标准。是不是必须认为宋江等人都是“英雄”?看起来,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基调,依旧是歌颂。我怀疑、担心了好久。

2007年12月5日下午,投资承拍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第一视频集团,派华东大区分公司总经理张凤莲女士来我家访问。我首先问她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基调是什么,她说:只能是歌颂英雄气概。

于是我首先告诉她:1985年,我去长影访问,听厂长张笑天先生说:他正在编写一部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。我问他此剧的基调是什么。他说是歌颂。因为他最最崇拜的人物之一,就是英王陈玉成。我说: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天王洪秀全,是所有农民起义军中个人品质最最恶劣的一个;陈玉成出身妓院,属于流氓无产阶级,最好也不过是个韦小宝式的人物。如果你以暴露为基调,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源,这部作品一定成功;如果是歌颂,肯定失败无疑。等到电视剧播出,剧中的陈玉成被无限拔高。播后统计,收视率还不到一个百分点。中央台播出以后,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台接着播出。失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

我接着直言不讳地劝她:《水浒传》的电视剧,已经拍过两次了。普遍反映都说央视版的《水浒传》就不如山东台的《武松》拍得好,广大观众都反对它得奖。这第三次重拍《水浒传》,你们公司投资一亿,如果拍出来的结果,也像《无极》一样,招徕一片骂声,你们可就栽了。她也坦言这个题材的确很难处理。她个人也同意我说的“梁山好汉的基调都是土匪强盗”的论点,但是电视剧又不可能这样拍。考虑到目前贪官污吏横行,老百姓需要宣泄,观众还是会欢迎的。我的肺腑之

言是：千万不要把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拍成让青年人学习的“英雄”榜样，特别像张青、孙二娘这样的铁杆儿歹徒。现在还有贪官污吏，是不争的事实，但今天是和谐社会，绝不能用鼓励杀贪官来迎合老百姓的“宣泄”情绪。她也说：水浒人物，的确只能拍到“好汉”的档次为止，不能拔高到“英雄”的档次。但是作为投资方，她不可能左右编导的思路。我看，真要能做到她说的“拍到‘好汉’档次为止”，这第三次拍《水浒传》，倒是有可能成功的。但愿她的承诺能够兑现。——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编剧名叫“豪杰”，我想他总应该分得清什么叫“好汉”，什么叫“英雄”吧！

看起来，不知道《水浒传》究竟是一部什么书的人，还不是少数。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。向广大人民说明《水浒传》究竟是不是写农民起义、是不是写英雄豪杰，也就是胡葛福老师说的“《水浒传》启蒙”工作，还有待我们去继续努力。但愿我的这部书，对至今仍糊里糊涂或自以为是的读者，有一个参考佐证的作用。

吴 越

2007年12月15日

水龙吟·我评水浒

堪称天下奇书，四成杜撰三分造。
常人误读，书生误解，专家误导。
啥叫英雄？谁是豪杰？是非颠倒！
叹古今往事，云遮雾罩，真面目，谁知晓？
胡作非为强盗，
上梁山，替天行道？
杀人放火，无情无义，不忠不孝。
祸害平民，进攻州县，除良安暴。
扫前人腐见，拨开云雾，显它原貌！

吴越

2007年5月1日